

OXFORD

牛津 历史著作史

从开端到公元600年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安德鲁·菲尔德 格兰特·哈代 主编

陈 恒 李尚君 屈伯文 等译

第一卷 (下)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历史著作史. 第1卷/[美]沃尔夫总主编; [美]菲尔德, [美]哈代主编; 陈恒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11

ISBN 978-7-5426-5430-4

I. ①牛… II. ①沃…②菲…③哈…④陈… III. ①世界史 IV.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061 号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I: BEGINNINGS
TO AD 600, FIRST EDI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ditorial matter ©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

总 主 编 / [美]丹尼尔·沃尔夫

第一卷 主编 / [美]安德鲁·菲尔德 [美]格兰特·哈代

中文版主编 / 陈 恒 李尚君

译 者 / 陈 恒 李尚君 屈伯文 等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夏艺堂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780 千字

印 张 / 6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30-4/K·357

定 价 / 1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光 启
新史学
译 丛

主 编

陈 恒 陈 新

编辑委员会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陈 新（浙江大学）

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

顾晓伟（北京师范大学）

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赖国栋（厦门大学）

李隆国（北京大学）

李尚君（上海师范大学）

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刘耀春（四川大学）

吕和应（四川大学）

彭 刚（清华大学）

宋立宏（南京大学）

王大庆（中国人民大学）

王献华（上海外国语大学）

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张 越（北京师范大学）

赵立行（复旦大学）

周 兵（复旦大学）

目 录

1	地图目录
1	撰稿人
1	顾问委员会
1	导论 安德鲁·菲尔德和格兰特·哈代
1	第一章 早期两河流域 皮奥特·米查洛夫斯基
32	第二章 晚期两河流域 马里奥·利维拉尼
64	第三章 古代埃及 约翰·贝尼斯
95	第四章 古代以色列史学 约翰·凡·塞特斯
124	第五章 作为历史书写的古希腊铭文 罗宾·奥斯本
157	第六章 早期希腊诗歌与历史 德博拉·伯德克
194	第七章 古希腊史学的兴起与散文的出现 乔纳 斯·格里斯林
227	第八章 希腊化史学 约翰·迪勒里
291	第九章 约瑟夫斯 约拿单·普赖斯
325	第十章 罗马的历史与铭文 埃里森·库利
355	第十一章 编年史与分析 尤维·沃尔特
395	第十二章 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学与传记文学 艾伦·奥格尔曼
435	第十三章 帝国时代罗马的希腊历史学家 大 卫·波特
482	第十四章 帝国时代的基督教历史写作 迈克 尔·惠特比
521	第十五章 中国的历史与铭文 夏含夷
548	第十六章 中国的历史与哲学 史嘉柏

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

577	第十七章	先秦编年史	李惠仪
612	第十八章	历史写作与帝国	陆威仪
643	第十九章	司马迁与《史记》	倪豪士
671	第二十章	汉史著作	杜润德
702	第二十一章	六朝时期(公元 220—581 年)的历史写作	丁爱博
735	第二十二章	佛教:僧侣传	柯嘉豪
758	第二十三章	早期印度的史学传统:约公元前 1000 年至约公元 600 年	罗米拉·塔帕尔
792	第二十四章	作为历史写作的早期印度铭文: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6 世纪	罗米拉·塔帕尔
825	第二十五章	结语	劳埃德
853	索引		
921	译后记		

地图目录

1. 约公元前 1500—前 1400 年的中东 / 36
2. 公元前 185 年的希腊化王国 / 247
3. 公元 395 年的罗马帝国 / 468
4. 公元前 350 年的中国 / 578
5. 约公元前 500 年的古代印度 / 766
6. 约公元 150 年的印度 / 806

第十三章 帝国时代罗马的 希腊历史学家

316

在作家的身份、兴趣方面,有一条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与公元2世纪、公元3世纪早期的希腊历史学家之间。这条鸿沟的规模,几乎可与将希罗多德时代的历史学家与修昔底德时代的历史学家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相比。来自共和国晚期、元首制早期的历史学家相互比斗,对波里比阿提出的一个问题——罗马对希腊世界的权力的兴起——争相进行解释。而来自公元2世纪的历史学家,他们抢着回答的却是另外一个摆在帝国全境内的贵族面前的问题,也就是贵族如何捍卫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来自头一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常常是移居(或被迁到)罗马、为贵族效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后一个历史学家群体则是出身骑士、元老的帝国贵族。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Severan regime)灭亡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历史成为地方行省知识分子耕耘的领域,公元4—5世纪的历史学家有了新的来源人群,他们往往出身廷臣、行伍而非教士。他们的著作常常体现出派系利益、个人浓厚爱憎情感的色彩。

共和国晚期的希腊历史学家

公元前2世纪末期,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正逐渐走向崩溃;公元前133年,阿塔鲁斯王国(Attalid kingdom)灭亡。在此影响下,东方历史学家的许多王室赞助没有了。在此事发生时,流向罗马

的知识分子增多了,与此同时,由于在罗马涌现了获得文化成就的新机遇、新标准,越来越多的罗马人争相奔向东地中海地区,搭乘优雅文化的新船。^① 同样在这个时候,随着罗马的历史写作习惯变得越来越复杂(编年体传统最终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形成),有一个观念看似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这个观念也就是: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写作形式能将人们所需要知道的有关世界的知识,告诉那些雄心勃勃的罗马“大人物”。

双方的相互吸引要求罗马贵族与希腊博学的知识分子发展前所未有的密切的联系。这样,波希多尼(Posidonius,公元前1世纪上半期最著名的东方历史学家)就卷入了一场争论中,这场争论是:共和国晚期的朱尼亚·布鲁图斯家族(Junii Bruti)是否有依据说他们是共和国建立者的后代,因为既有的现实是他们是平民(Fr. 256)。波希多尼还不止一次在罗德岛接待格涅乌斯·庞培(T. 35-39)。受过教育的罗马人想得到希腊知识分子的颂赞,这种愿望可谓司空见惯了。西塞罗渴望波希多尼能将他自己用希腊语写的执政官记,融入后者用如椽之笔写就的历史著作中。不仅如此,像卢库鲁斯(Lucullus)这样的人也赞助阿齐亚斯(Archias)这类诗人,让后者写诗歌颂他的东征业绩;米提林人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 of Mytilene, 庞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用希腊语写过卢库鲁斯的事迹。^② 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Romans*)创作于奥古斯都时代,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也就是含蓄地将希腊人定义为:说希腊语、遵守希腊习俗、承认希腊的

① Liv Maria Yarrow, *Historiography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Provincial Perspectives on Roman Rule* (Oxford, 2006), 11-16, 25-30. 有关下文大部分内容所依赖的古代残篇材料的处理,参见 Peter A. Brunt, 'On Historical Fragments and Epitomes', *Classical Quarterly*, 30(1980), 477-494. 这篇文章是献给我的老师和朋友斯蒂利亚诺(Nick Stylianou, 他在30年前引导我进入研究狄奥多罗斯的快乐领域)的,至今仍是前所未见的思路清晰、识见不凡的标志性文献。

② FGrH 186, 188.

神、按照公平的原则生活、有着与希腊人一致的其他生活习惯的人(D. H. Ant. 1. 89. 4)。^① 在某种程度上,当罗马人要在同盟者战争结束后几代人的时间里,为他们自己与新获公民权的其他意大利人打造共同的身份时,“希腊人”的此种定义就很好地用在了“罗马人”的定义上。以罗马为大本营的希腊历史学家,从另一方面来说,可以说是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新帝国社会诞生的作用下产生的,而这个社会的形成源自将地中海世界分裂的内战带给人们的可怕经历。这些战争中的胜利者除了仰仗自己的罗马同胞外,也借助了富有才干的外邦人的力量。在苏拉、庞培、凯撒这些人的队伍中,我们看到有许多地方行省的人升至高位,或在文化上发挥作用,或在政治上一展身手。罗马社会的领袖们不仅希望成为强人,也希望被人们看作“强人”。围绕着这些人,形成了某些不那么正式的“王庭”,里面充满了军事专才,从曾作过囚犯、后充当凯撒军中统领的普布利乌斯·文提狄斯(Publius Ventidius),或出身西班牙贵族、后作凯撒代理人的巴布斯(Balbus),到曾为凯撒在高卢作翻译的格涅乌斯·庞培乌斯(在庞培的活动下,他要么是通过他自己,要么是通过父亲,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不一而足。要追求显赫,多才多艺——对文学与技术怀有兴趣——亦必不可少。只有精通希腊文,方能在希腊世界扬名立万。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希腊与罗马的文化、历史对话(这种对话是共和国晚期、奥古斯都时期罗马社会的一个隐含特征)中,一些成功的希腊知识分子的作品成了此种“对话”的代表性著作。^②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雄心勃勃的罗

318

① Emma Dench, *Romulus' Asylum: Roman Identities from the Age of Alexander to the Age of Hadrian* (Oxford, 2005), 234 - 238.

② 有关这个与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有关,同时又可扩展到其他人身上的观点(它表达得很清楚,不过很明显存在争论),参见 Glen W.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East* (Oxford, 1965), 123 - 125, 130 - 132; and Nino Luraghi, 'Dionysius von Halicarnassus zwischen Griechen und Römer', in U. Eigler, Ulrich Gotter, Nino Luraghi, and Uwe Walter (eds.), *Formen römi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den Anfängen bis Livius* (Darmstadt, 2003), (2003), 283 - 285. 有人提出狄奥尼修斯的主要读者是希腊人(该观点同样可(转下页))

马寡头所需要的正是希腊知识分子能帮助他们获得的东西,也就是“关于蛮族、希腊人的许多风俗的全面知识,听人讲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政府形式,不同人物的生平、功业、死亡以及命运”(D. H. *Pomp.* 6 tr. Usher)。

进行全新的文化对话,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找到一种让罗马史与希腊史对上号的工具,这就要求人们发展出相应的纪年系统,它能让发生于东方的历史事件与发生于西方的历史事件对应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做法很早就从波里比阿那里开始了。波里比阿知道一个传说,根据这个传说,高卢人对罗马的劫掠与《安塔西达斯和约》(*Peace of Antalcidas*)的签订同年(公元前 388/前 387 年, *Pol.* 1. 6. 2)。相比之下,费边·皮克特则确定罗马第一位平民执政官当选是在高卢入侵后的第二十二年(*FRH Fr.* 23)。这样,到西塞罗时代,“对应化”的做法稳固地确立起来。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看似从科涅利乌斯·涅波斯那里获得了一长串的对应该事例(尽管格利乌斯声称这些事例是他博览群书得来的),从它们中间,产生出了“对应化”的某些基本原则。这些事例不妨举出一些。比如,罗马的国王被逐约略与庇西斯特拉图党(*Pisistratids*)从雅典被逐同时;马拉松战役约发生于罗马建城以来的第二百六十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正值奥陆斯·波斯图米乌斯·图贝图斯(*Olus Postumius Tubertus*)担任独裁官,等等(*AG NA* 17. 21. 8-17)。这一长串的对应该事例还有另外的重要意义,也就是它为我们揭示了史实以这些事例为中心相当精确地被汇总起来的方式。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对应”都是非常“约略”意义上的那种“对应”,由此,在人们努力把这样的对应该事例表与罗马执政官表融合起来时,无穷无尽的小麻烦会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造

(接上页)延伸到此处讨论的其他人身上),关于此点,参见 Emilio Gabba, *Dionysius and the History of Archaic Rome* (Berkeley/Los Angeles, 1991), 80; and Matthew Fox, 'History and Rhetoric in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3(1993), 34。

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公元前5—前4世纪的执政官名录很短,只有五对执政官,因此,它无法满足建立“对应”——以罗马建城以来的不同日期为基础——的基本要求。哪怕有些人相信这份执政官名录由于添加了数对实际不存在的执政官,因此而在人工上得到了改进,情况仍是如此。^① 这种情况由于下面一些事实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事实是:有关罗马建城的日期,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某些精通“对应”技巧的先驱者自身并不前后一贯。^② 每个历史学家看似都有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在奥古斯都用西塞罗之友阿提库斯提出的执政官表(载于阿提库斯于公元前47年发布的《编年录》[*liber annalis*]中,这是一份执政官表)作《朱庇特年表》(*Capitoline Fasti*)的基础,从而确认了前者的权威后,这些历史学家仍在这样做。在阿提库斯的执政官表中,有一年是没有执政官的,另外,还有四年添加了进去,这四年只选了独裁官。无论是李维还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它们都没有采用阿提库斯的纪年体系。事实上,由于罗马不存在将“权威地位”授予某物的机制,没有哪种纪年体系能够享有特殊的地位。尽管如此,在从一片杂草堆中寻出一条道来这方面,事实证明某些人更加优胜,其他人则较不理想。在这方面最早有详尽成果流传至今的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

我们不知道狄奥多罗斯是何时开始他的历史研究的,也不晓得他完成其研究的精确时间。公元前60/前59年,在一位罗马使节杀掉一只猫时,他是在亚历山大里亚(Diod 1. 44. 1, 83. 8, 17. 52)。随后,他移居罗马,并且说他从事历史研究达30年之久(Diod 1. 4.

① Plut. *Numa* 1. 2; Cic. *Brutus* 62; Livy 8. 40. 4–5 with Bruce W. Frier, *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 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 (rev. edn, Ann Arbor, 1999), 121–124. 凯瑟琳·克拉克在自己的书中(*Making Time for the Past: Local History and the Polis*, Oxford, 2008)对希腊纪年方式的发展作了综览,不过并未探讨我们在此处提出的问题。

② 有关公元2世纪一些编年史家在罗马建城日期上本身的前后不一致,参见 Frier, *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 144.

1)。看起来,这30年并不是从公元1世纪50年代开始的,因为除非他对罗马内战的结果有所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决定将凯撒入侵英国作为收尾的。另外,他作出的对凯撒有利的记载(有关凯撒被尊为神一事),以及有关陶尔米纳(Tauromenium)居民被逐的记录,表明了他支持凯撒的态度。陶尔米纳居民被逐发生在公元前36年,其时,奥古斯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老兵殖民地,这座城市因此而变得闻名遐迩(Diod. 40. 7. 3, 16. 7. 1)。^①除了以上述评论为基础提出下面一些设想,有关狄奥多罗斯在古代世界的地位,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作为一个世界强权崛起。在对此前的大量史实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狄奥多罗斯所追求的目标看似是将大量“经典”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对前辈史家材料海绵般的吸收,以及对他们作品所作的细致归纳,意味着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Library)保存了大量原本会散佚的材料。^②没有狄奥多罗斯的话,我们对修昔底德之后希腊历史写作的发展几乎不会有什么认识;对埃弗罗斯也将所知甚少;有关腓力二世的信息,我们将极大地依赖德摩斯梯尼的叙述;我们还会少了阿里安的亚历山大传记这样一部重要的参考著作;有关亚历山大去世与伊普苏斯之战(公元前301年)之间的许多历史事件,除了能从普鲁塔克的德米特里乌斯传、皮洛士传那里摘取的信息外,我们事实上将一无所知。正是狄奥多罗斯,让我们大量地获知了阿布德拉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 of Abdera)有关埃及的著作的内容,以及我们几乎全部的有关西西里古代史的知识;让我们能深入考察阿格里真托的腓力那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对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叙述(由此,也让我们能深入探究波里比阿对这段历史所作的研究)。《历史文

① Eduard Schwartz, *Griechischer Geschichtschreiber* (Leipzig, 1957), 35。该书纠正了布伦特(Brunt)书中(*Italian Manpower 225 B. C. - A. D. 14* [Oxford, 1971], 237)提出的陶尔米纳老兵殖民地的建立日期。

② Panico J. Stylianou,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Diodorus Book 15* (Oxford, 1998), 132 - 139。

库》后面有关与汉尼拔作战的章节显示了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上的才艺,同样,他们的观点来自波里比阿以前的时代。尽管狄奥多罗斯在《历史文库》今存的部分中并没有清楚地加以说明,看似有可能的是他用这样一些主题将上述一切信息串通起来的:道德、财富与帝国的命运。^①

在处理自己的历史著作中有关罗马的部分时,狄奥多罗斯照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以年表作为开头。此外,一如人们会预想的那样,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排年表,结果很糟糕。^② 因为从事这项工作需要作者用一些方法将不同线条的线索融合起来,这些方法对富有天赋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狄奥多罗斯在这方面并不算有天赋,由此,他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欠缺说服力和精确性。比如,他将公元前 391/前 390—前 387/前 386 年的执政官名录弄重复了(公元前 386/前 385—前 382/前 381 年用的是相同的执政官名录),并添加了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一个年份——公元前 367/前 366 年(15.75.1)。当他要将在罗马早期历史中发现的历史事件与自己的框架联系起来时,发生了大量的错乱。他按照某种秩序安排史料,此种秩序却是研究同样材料的其他人所不采取的。除此之外,相比其他人,他自己作出的选择要么明显缺乏规律性,要么明显欠缺理由。^③ 只有在罗马成为狄奥多罗斯历史著作的主要关注对象时(某些人已经作好了基本的“对应化”工作),情况才有所好转,尽管——公平地说——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确是事实。狄奥多罗斯对以同盟者战争、苏拉当权为中心的意大利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示了他对那个时代的人物谈话或写作的高度敏感。比如,他后来引用了庞培谈论其东征之事的信件;他还创作了西塞罗首篇喀提林演讲的一个虚构版本,该版本甚至得到了西塞罗本人

① Kenneth Sacks, *Diodorus Siculus and the First Century* (Princeton, 1990), 23 - 54.

② Gerhard Perl,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 Diodors romischer Jahrzahlung* (Berlin, 1957), 142 - 147.

③ Ibid., 125 - 129.

的赞赏(Diod. 40. 4 - 5a)。^①有人说,罗马人并非基于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推崇狄奥多罗斯,相反,此种“推崇”源于后者对希腊神话所作的简化处理。至少,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有两个部分可以说明这位诗人确实引用了狄奥多罗斯这位历史学家的话。^②

狄奥多罗斯引用的最后一个古典作家是阿帕米亚的波希多尼,这位作家生于约公元前135年,在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快结束时去世(可能是在公元前51年)。他的历史著作是从波里比阿停笔的公元前146年开始写起的,包含51卷书,终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中期,结尾可能是《达尔达诺斯和约》(*Peace of Dardanus*)。这就意味着,每一卷书所覆盖的不过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与此同时,该书被引用时所标的相关卷数(这在雅典奈乌斯[Athenaeus]的《随谈录》[*Diepnsophistae*]中一直有记载)表明他是按地区进行研究的,他会在对每个地区数年里的状况进行叙述之后,才转到下一个地区。这样,该书第四卷看似包含了叙利亚在公元前2世纪40和90年代的材料;第七卷讨论了埃及在公元前2世纪40年代的状况;第二十六卷描述了巴比伦尼亚在公元前2世纪20年代里发生的事情。^③

波希多尼现存的著作残篇显示了他对种种荒谬现象的关注,对外邦民族生活习俗的兴趣,对放纵求乐的统治者的嘲讽,对暴行的深恶痛绝,对公正的强烈追求,对动物的喜好。雅典奈乌斯告诉我们,波希多尼谈论过托勒密七世、托勒密·亚历山大一世的事迹。前者肥胖异常,穿着长袖、直到脚裸的外衣;后者骄奢淫逸,甚至不能独立支撑自己的身体,要靠仆人扶着,可一旦遇着酒宴,他就能

① Stephen Oakley, *A Commentary on Livy Books VI - X*, vol. 1 (Oxford, 1997), 104 - 148.

② 参见 Ovid *Met.* 12. 211 with Diod. 4. 69 - 70; and *Met.* 10. 13 with Diod. 4. 25. 4. 有关这些看法,我要感谢我的同事里德(J. D. Reed)教授。

③ Katherine Clarke, *Between Geography and History: Hellenistic Constructions of the Roman World* (Oxford, 1999), 166 - 167, 346.

赤脚起舞,与最好的舞者搭档(Fr. 58, 77)。我们还知道,这位讨论地震之原理、利帕里群岛(Lipari archipelago)附近一次海底火山爆发的科学家,记录了一只死掉的怪兽在马卡拉平原(Macra plain)上的尸体,还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评论了那不勒斯湾的大型岛兔(Fr. 227, 230, 244, 52)。波希多尼对希腊国王、罗马执政官以外的世界深感兴趣,这导致他还对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的习俗进行了探讨。他还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帕提亚国王阿萨息斯(Arsaces)在俘获安条克七世(绰号“来自西顿的人”[Sidetes])后告诉他,说他的鲁莽和酗酒导致了他的灭亡,因为他妄想大碗大碗地喝酒能把帕提亚的国土给喝过来(Fr. 63)。我们无法确知波希多尼是否记载了叙利亚的希腊城市的奢华生活(安条克君主耗费了无数精力致力于此),用以证明它们的道德沦丧导致了它们很容易成为蛮族进攻的目标(Fr. 61a - 62a, 54)。^① 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说法,波希多尼严厉谴责了西西里的奴隶主,因为公元前134—前133年在西西里爆发了可怕的奴隶起义;他暗示我们,生而高贵的西班牙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 people)会牺牲一切以争取自由,就像努曼提亚(Numantia)所发生的事那样;波希多尼还因为盖乌斯·格拉古将亚洲人民送入骑士阶层中的税官(*publicani*)之口而对他评价不高。^② 这并不是说罗马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好的。波希多尼在谈到费边·马克西姆斯与马塞卢斯时说了许多好话,这两位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英雄(Fr. 258 - 260)。事实上,波希多尼似乎有着这样的感觉:传统的贵族成就了罗马的伟大,而迁就大众的那些人则导致问题丛生。从他对公元前88年雅典对罗马的反抗的记述来判断,他对于民主会议是否有智慧将事情做得更好是没有信心的。与此相反,身为哲学王的阿西尼昂(Athenion)却能轻易地将民众玩弄于鼓掌之中,此人的残暴使得雅典城在苏拉到来前已

322

① Yarrow, *Historiography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308 - 309.

② Diod. 5. 34. 1; 34/5. 1 - 2; 25 with Hermann Strasburger, 'Posidoniu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5(1965), 47 - 48.

被毁坏得不成样子(Fr. 253)。^①波希多尼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问题是有所觉察的。尽管如此,他始终如一的态度似乎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他主张,如果统治得好,穷人也会过得幸福,故此,统治阶级的职责就是准确地做好这样的领导工作。这样的态度使得他受到欢迎,成为西塞罗的同路人。^②

另外一条研究世界历史的路径体现在与波希多尼同时代、比他更年轻的米利都人亚历山大的著作中,后者以“博学者”(Polyhistor)之名闻世。亚历山大在公元前82年成为科涅利乌斯·莱恩图鲁斯(Cornelius Lentulus)的奴隶,后被苏拉释放,随后他继续在罗马生活,尽其余生,用希腊语进行写作,与此同时,还向“克拉特斯的门徒”传授教训。所谓“克拉特斯的门徒”,系指尝试对著名哲学家马鲁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Mallus)的批判性方法加以运用的人,这个克拉特斯在先前一个世纪的中期以其博学多识而让罗马人拜服(FGrH 273 T. 1)。他创作的大量著作包括论罗马史的五卷书(它们明显与论意大利史的书不同),此外还有论东地中海许多其他地区(循着一个圆圈,从亚得里亚海地区直至北非)的著作。^③在环地中海地区以外,他还谈论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历史。其著作(将凯尔特人所在的各个区域排除在外)的题中之义是:他所谈论的那些民族有理由对彼此感兴趣。

在波希多尼、亚历山大以后的下一个世代,人们看到了另外两种对普世史研究的不同回应。这些回应源自亚历山大里亚人提马盖奈斯(Timagenes of Alexandria)、大马士革人尼古拉(Nicolaus of Damascus),他们都有丰富的产量。提马盖奈斯似乎在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尽管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王国会陷入罗马之手,其他邦国却不会束手就擒。他看不起波里比阿,其著作涉及人类历史的

① Yarrow, *Historiography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288–289.

② Christopher Pelling, ‘The Greek Historians of Rome’, in John Marincola (ed.), *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Oxford, 2007), 252.

③ Schwartz, *Griechischer Geschichtsschreiber* (1957), 241–244; FGrH 273 F. 20, 70.